

秦汉魏晋南北朝卷

荣宝斋出版社

来古印石编

古印集萃

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①

来一石 编

荣宝斋出版社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印集萃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① / 来一石编 - 北京:
荣宝斋出版社, 2000.6

ISBN 7-5003-0500-1

I. 古… II. 来… III. ①汉字 - 印谱 - 中国 - 秦汉时
代②汉字 - 印谱 - 中国 -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. J292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2149 号

责任编辑: 张建平

设计制作: 图文天地

古 印 集 萃 · 秦 汉 魏 晋 南 北 朝 卷 ①

编辑出版发行: 荣宝斋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735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 32 号

制 版 印 刷: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 数: 0001-5000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: 4

版次: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03-0500-1/J·501 定价: 13.80 元



图①



图②



图③

汉初期印章承秦制式，布字多依界徐行，很少有如古玺那样大开大合处。结字已多刳首截尾，趋于方整。偶有率意之作，承秦篆或秦简书入印，其势出入亦趋一端。至西汉中叶及魏晋，在留红方面以虚体界格为正宗，替代了古玺及秦印中的『正体界格』（通常又将汉印中的这种虚体界格直呼为『边』），同时产生了『字随边走』的汉铸印模式和『边随字活』的汉凿印模式。

【注】

一 汉铸印的艺术特征及其篆刻技法

汉铸印文字不论多寡，多中规中矩，传统的『知白守黑』也多指此。偶有文字繁简相适者，则繁者大，简者小，笔划不分轻重；或繁简不分大小，依笔划轻重匀列；抑或独体字与合体字相杂一印，则合体字跋扈拓疆，独体字局促一隅（图①）。此类印作，皆为守一均衡之界格。至汉末期，随着战事，武印渐多，滋生凿刻之法，由此艺趣渐生。一印之中，有繁者促使其小，简者展令其大；或文字顾盼之间，轻重抑扬；甚或一印之中宽底边而紧上，具升腾之势，世称『将军印法』（图②）。

在汉印中，一些『都侯』、『司马』、『司农』类印（图③），大多出自铸造。现在论印、论刀法，多有冲、切之分，单刀、复刀之属。其实汉印不分冲切，只是明、清印人作印，为讲传统，推究本源，而摹拟铸、凿之法，形，遂生诸刀法。就铸印而论，用刀宜沉着稳健，七分冲、三分切最能神似。又因汉铸印体势方



图④



图⑤

整，要使之不板不滞，从其局部，应见刀法于文字的转折交叉处；从其全局，应见其文字内外的虚实空间。在浏览存世的汉铸印时，我们不难看出，不论粗白文还是细白文，其文字与边界大都留有相同的空间，这可说是『字随边走』的第一层起因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『字随边走』，不但指文字随四边匀称布列，更寓含文字应随四边流走之意。

字随边 从汉印的普遍形制看，一个挺括的方形应是金石铸刻的前提。那么，从字随边这个角度去解析，印文也应该是一个挺括的方形。倘若再将印文细化为每根独立线条，则其线条也应该是由挺括的方形（点）累结而成。基于这个前提，『边』的任何细微变化，如破损、凹凸等，邻『边』的线条也应该随之起伏。从印文本身看，有笔划平行于边和笔划垂直于边两种形式。这两种形式，在用刀和结字上都有细微的差别。印文笔划与边平行，其用刀的中心应集中于线条的面上，即以考虑线条的弹性、张力或曲直为主；笔划与边垂直，则其用刀应侧重线条的头尾两端，使其具备一定的方圆、轻重及伸缩感。

字随边走 走，则又涉及到字角随边角的或转或折而引起到流走之势，这就有了金石本身的『因方见圆』和文字的『因方随圆』之说。这里『见』和『随』实际上已道出了汉铸印的实质内容——即不论印石形制，抑或是印文形式，皆应具有圆活之意。这种圆活，即是由文字四角的变化来加以表现（举一个简单例子：一个方片剪去四角便趋向圆浑）。从随『边』角的文字形态来看，大致有笔划抵角（图④）和笔划顺角（图⑤）之别。这种不同形态，在用刀上可稍加改动：若笔划抵角，多出于印文中的单独线条，此时可用缩短线条或将线条端点刻成粗拙或侧锋形式，以使笔划吻合边角的圆转之势；若笔划顺角，多出于文字中的一个部首或笔划具转折之形，此时用刀立意，应使转



图⑤



图⑦



图⑥



图⑧

折处外圆内方,使之外顺边角之圆柔,内守印文之遒劲。

字因格活 做到『字随边走』,可以说是一方印章已经具备了圆转的外形。要使一方印章具备各种风格或使它更见精神和情趣,则应发挥印文中的各处留红。

汉铸印除体势匀称、刀法稳重外,亦有依秦印、秦篆者,这可以说是汉代入遵守传统之处。现代人习铸印,由于此类印风不多见,最易忽视。而此类印风,最可见天机。对于按步就班者来说,『举一反三』亦多赖此印风。此类汉印多在一方整形之外,回守秦篆字法,作些弧笔斜划,使之与相邻的文字呼应,意如『红花绿叶』,生趣异常。凡此,不论笔划曲折、刀法轻重,都是为了配合留红的扩展与收缩而实施,这也是传统的『熟中兼生』之法。如在两方『裨将军印』(图⑥)中,一为细白文,一为粗白文,印中『军』字由于文字本身具方整之形而小作变化外,其余三字各有区别。在字的体势上,细白文疏落,故『裨』、『将』二字的字间亦错落而非直接,如图⑦所示;而另一方粗白文厚实,故『裨』、『将』二字的字间格较直接而不作曲折,如图⑧所示之黑线。由此可知汉铸印精良者,即在其具有『虚(疏落)处宜曲,实处宜直』之理法。再则,在字的交互上,细白文印在由『军』字左肩上留一『虚处』外,于『卑』脚『孚』首之右端相夹形成虚格,照应『军』方。由于此印四字界格疏落,故此呼应处遂现流走之势。而粗白文,则于『裨』、『将』二字之中心留一虚格,因四字格通脱而本实,此格遂成『印眼』。此又可知汉铸印之另一法,即疏落之印,当以流走备其秀致;本实之印,则宜具眼(宁静)备其真率。当然,不论『流走』还是『具眼』,其前提必先使全印文字相吻合。吻合之法即『牵一发而动全身』之意,线条起伏平缓,结字留白的对比便应减弱;反之,线条或刀法起伏剧烈,则结字留白之对比亦应加强。知此,方知『字因格活』的成因。

二 汉凿印艺术特征及其篆刻技法

两汉及魏晋，印风雄强姿肆者多出于凿刻，诸如「曲将」、「曲督」（图⑨）以及大多的「将军」印。图⑩这类印章由于出自凿刻，相对于铸印，更容易为现代篆刻者所尚，而其本身在刀法、结字乃至章法上的变化也更显异彩。

凿印的刀法 此类印的刀法，不论其形、质，已多接近于「笔意」，尤其在笔划的起始、转折方面。简言之，大致有类似卜文刻辞的契刻式，有类似书意中折股法的自然式和承袭铸印法的本头本尾（或切头切尾）的铸刻式，以及铸凿相结合而产生纯入锐出（或锐起钝收）的轻重式等常见刀法。

契刻式和轻重式是以冲刀为主，切刀为辅，主要用来表现印风的轻松、明快，当印中缺乏独立的块面空间呼应和对比时，多适用此刀法，如「部曲将军」（图⑩）等。在运用此刀法凿刻或摹拟汉印时，应认真区别文字本身的繁简，以及线条上的长短和大小转折的多样性，进而采取刀法的节奏性变化和把握全印风格的取向。一般来说，文字线条在保持冲切兼顾的同时，为求文字的雄强、俊逸而避免滞重或轻浮感，线条之间应保证一定的节奏变化。此时，可用「短冲长切」或「繁冲简切」来实施这种节奏上的起伏。比如分别刻一扁■和长■，前者宜在横处切，竖处冲；后者则宜在竖处切，横处冲。因为刀法在视觉上，冲刀多显张力而见弹性，切刀多显因力而见凝重。若长短皆冲则易浮，长短皆切则易板。当然，这里所指的「短冲长切」，在形式上并不主张「泾渭分明」，尤其是「切」。在采用「契刻式」时，切刀的节奏中可略带「冲」意，使之显舒缓而悠长，而忌急切与破碎，以此保证与基调的和谐。这种「短冲长切」在精神实质上也不是至理名言，只是相对之法，有时随着「化字」之法，可反其意而用之。而所谓「繁冲简切」则是指一印中有多个文字呈疏密对比，为减弱或增强这种对比跨度而使用的有效技巧。当一字中有一划贯穿数划而



图⑨



图⑩



图⑪



图14



图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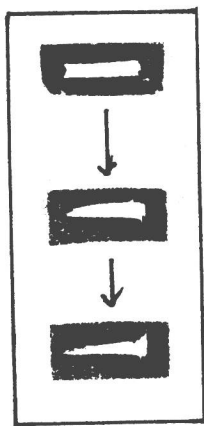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3



图12

呈交叉时(如刻『丰』结构时),则宜用冲刀之法先刻数横划,尔后用切刀之法刻其中竖划,不必拘泥于『短冲长切』,这是因为篆刻的材质大多是石料的缘故。若横竖皆『冲』,在交叉处的笔划(俗称『字口』)极易崩缺而使局部显现滞肿(除非篆刻者有意留白);若皆用『切』,则不易得『通脱』之风,也影响采用『契刻式』和『轻重式』所追求的艺趣。

在采用自然式和铸刻式刀法时则可任用『冲刀』或『切刀』。篆刻者可根据自己的爱好,喜雋秀明快者,可主以冲刀,辅以披削;好沉稳厚重者,可主以切刀,辅以崩、涩。诚然,个中所言,尽是理法,亦须知『泥于法则毙』之义。这或可以说无一方汉印能用一法概之的缘故。

凿印的结字 从上述汉凿印刀法之多样性而言,凿印的结字也是绚丽多姿的。有类《吴天发神》之飞扬,诸如《将军》类印;也有类《张迁》碑额之真率,诸如《曲督》、《曲将》印等等。简略言之,凿印的结字,在线条上应守『短划直,长划曲』之法,而独字应遵『简者粗、繁者细』之规。至若数字相邻,则『繁密处留眼,疏密对比处欹侧、谦让』(参见图12等印),进而细究字之开合,呈散射状,文字尽可能使之繁,如将『丰』作成丰状;闭合状文字尽可能使之简,如将『口』作成『◀、▲』状。当然,这种结字上的繁简皆应基于用刀上的轻重有别,不能望文生义地去理解。如图13所示,只是在刀笔上的些许变化,艺趣已大不同。

凿印的章法 与铸印相对比,凿印的章法更具灵活性。在汉铸印一节中我们已经了解,铸印因其『字随边走』这一特征,其印文内部灵活性多少受到限制。而凿印对铸印的根本改观,便是将印文章法的被动构造转变为主动构造,即『边随字活』。在『牙门将印章』(图14)、『部曲将印』(图15)等印中不难发现,此时的边界又非匀称,而文字的直觉形式虽保留了大致的方整,但于

方整之外，已多歆侧、伸缩，而界格也已有横、竖之别，不但生势而且成韵。在『牙门将印章』中，文字一改铸印的充格式结构，而采用疏处愈疏密处愈密之法，使文字间的契合由文字互让而形成大块界空来完成（如『牙』作𠂔，不作𠂔；『门』作𠂔，不作𠂔；『将』作𠂔，不作𠂔。从中可以看出界格的引领作用）。这种谦虚的布构，加之底边较为厚重有力的衬托，遂使全印俊迈飞扬。从这些汉凿印中，让我们看到了如何将古玺、铸印结合而创造出新的印风的希望。

【注】

本文所称的汉印（包括汉铸印、汉凿印）是印风的概念，并非时代的概念。它包含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印和私印。

鍾粟將印



卫園邑印



法丘左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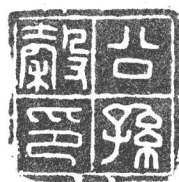
代馬丞印



白水戈丞



公孫穀印



雍丞之印



北乡之印



浙江都水



安民正印



秦竊上左田



琅盐左丞



左马廐将



右马廐将



右马廐将



官田臣印



公主田印



宜阳津印



织室令印



北私庫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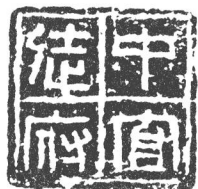
杜阳左尉



中行羞府



中官徒府



南郡侯印



乐昌侯印



广望侯印



阳乐侯相



秉德侯相



长社侯相



湘成侯相



楚永巷丞



海右盐丞



缝为农丞



湘乡左尉



模榆右尉



襄黄右尉



睢陵家丞



宁阳丞印



霸陵园丞



未央殿丞



征羌国丞



山阳尉丞



西安丞印



赵太子丞



灵州丞印



梁廐丞印



尉右尉印



阳平家丞

